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

第八回 表真情陳鬆吐實 失印信丫鬟得寶

私訪土豪恨最深，口呼聖上不停音。老今惟有溪水在，曾照當年愛國心。

話表郭公口呼：「吾主不可動怒，術士有諫言。」宋雷說：「先生莫要多言，你不明白內中事情。」郭公說：「術士精通梅花數，又會金口訣，這報事的人來，我就明白了，主公暫且令他們回來，我斷一斷此緣由。」

宋雷聞言，遂令眾家將回來，皆站在廳外。郭公說：「依術士按梅花理所斷，內中定是主公至親嫡妻病故，欲尋繼配之妻，必然欲娶有未過門之女為妻，伊之兩家不允退婚。主公令知縣押令男家退婚，伊不肯允，把伊收監受罪，大約知縣心變背主公將那人釋放。」宋雷口呼：「先生，你如活佛一般，斷事如神，如同親眼得見，若依你不去拿問張知縣，當怎樣辦法？」

郭公說：「這些些小之事，若一怒去拿問張知縣，恐其壞了吾主之大事。何也？你想他是清朝命官，若把他拿來，清朝必知。發兵前來，以何抵擋，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其犬，那時大事去矣！主公必須先招募雄兵，制備軍械，然後再登極坐殿，那才安穩，再拿問張知縣也不遲。」宋雷說：「軍兵我現有十萬，軍械也齊備，勿勞先生操心遠慮，只候北京來書札到來方可興兵。」

郭公問：「候何人書札？」宋雷說：「只候北京我的親家田貴和我義父索艾之書札到來，便可發兵。」郭公聞言，心中暗罵：「索艾、田貴二奸賊，我不來私訪，哪知暗賣聖上的江山。」

宋雷口呼：「先生，盡論登極大事，未問先生家鄉，上姓高名？」郭公說：「我是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享家村人氏，姓享名邑，表字秀實。自幼讀書，不幸父母雙亡，又遭了一把天火，燒得片瓦無存。無奈奔到城東山上文昌廟內，欲自縊死廟內，住持道人將我救下，勸我莫要尋死，日後定然拜相。自此在山上拜道人為師，習學子平，觀天星，讀相法大六壬、金口訣、梅花數、奇門遁甲。至三十餘歲皆已學精，我欲辭師下山。我師言：『你未到下山之時，侍候十年方可下山。』現今夜晚仰觀星斗，則見溪山縣該出真主。我方辭師，逕至溪山縣來訪真主。」

郭公這一片謊言，宋雷認為真，仰面大笑，口呼：「先生，你原是仙人傳授來扶我登極坐殿，理宜排筵慶賀。」郭公曰：「且慢！主公登極後排筵不遲。暫且用膳。」宋雷認為郭公保他坐殿，所言必允，吩咐開飯，和郭公同桌用飯已畢。郭公口呼：「主公，這十萬兵駐紮在何處？」宋雷說：「在地穴內。」

郭公問：「這地穴如何能存十萬精兵？」宋雷說：「這地穴比營盤不同，這溪山縣南門外之山，山名溪山。在府內我欲修一地洞，掘有一丈多深，就塌下去了。著人豎下梯子，打著火把下去一看，地穴空闊無邊，直通溪山。在兩處穴口，皆蓋上一座大廳，以為藏身之所。這幾年有那殺官劫庫的兇犯，偷牛盜馬的強人，步下的流賊，皆向我家來，目下聚集十萬有餘。就缺少一位軍師。享先生既投我來，很好，靜候北京書札一到，萬里華夷得如反掌。這地穴內可存二十萬軍兵，軍械、兵刃豐數有餘。」郭公問：「主公，這軍械皆在地穴中，我去看一看如何？」

宋雷應允，遂令陳鬆領享先生去觀軍械。只聽一人應聲而出，郭公見來人方面大耳，膀寬腰圓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暗想：怎麼這等人物也流落至此。

那人在前引路，郭公在後相隨，出了大廳，過了西角門，往北走了有二十步，又往西過了幾層角門，見有一大水坑，不知有多深。那陳鬆亮出寶劍，以手抓住郭公罵道：「你這呼皇道寡助紂為虐的東西，在這萬人坑邊，我教你升仙去罷！省你在此弔鬼！」遂舉劍欲殺郭公，郭公雙手擎住陳鬆手腕，口呼：「陳將軍且慢動手。」石林說：「哪個姓陳？我今既要殺死你，教你死個明白。我實對你說了罷，我是直隸河間府人氏，姓石名林，我隨我表兄白玉奉旨征韃靼，我是先鋒，奏凱回京，白老師上金鑾殿交旨，奸賊索艾在聖駕前參白老師一本，言上殿不卸甲，必有殺君謀反之心。皇上時心昏不明，准了本，把白老師及家眷推出午門要斬首。幸神天有眼，一陣神風救出白老師夫婦。二人現在保定府成龍於大人那裡，隱姓存身；我也隱姓埋名，流落此地。我聽聞宋雷作惡多端，又要篡位謀反，故此我投在他府，得手把他謀殺。不料今又你投他府中，助紂為虐。今且先把你殺了，再殺宋雷也不遲。」郭公口呼：「石將軍，你當我是何人？實對你說，我乃兩廣總督郭秀是也，前來私訪。」石林聞言，把劍入鞘，口呼：「大人快隨我來。」

石林在前，郭公相隨，走有半箭地，往東一轉，進了一層角門，二人走進屋內，石林說：「這是我住室。」郭公見有一張牀，在牀沿坐下。石林口呼：「大人，宋雷惡跡皆已訪知，就該逃出險地，他若看破行藏，性命難保。」郭公說：「我還有一件事未訪出。」石林問：「還有何事？」郭公說：「這本縣內有一秀才梁懷玉，他胞妹是保定府於年兄的兒媳，被宋雷搶了來，未曉她貞節保住否？」石林說：「梁小姐乃是智謀多端，貞節已保住。自那日搶進府來，宋雷逼迫成親。梁小姐哭訴父母死後，現在孝服之中，還有四個月服制未滿，若滿期必允成親。」

在服制內只用兩名使女伺候，別人不准登樓。宋雷皆已應允。」

郭公聞言，心中暗喜。石林口呼：「大人，目下該脫離此處。」

郭公曰：「我若一走，那宋雷若問你，你有何言答對？」石林說：「我送大人出去，我也就不回來了。」

郭公曰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向懷中一摸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曰：「不好了！」石林忙問：「為何驚恐？」郭公說：「我的印丟了！」

必是在那萬人坑旁，將軍拉我的時節，定然失落坑邊。」石林說：「快快找去。」去不多時，回來言：「坑邊何嘗有印？」郭公聞聽未找著印，心中為難。石林口呼：「大人，不必心煩，暫且在宋賊家中住些日，我去訪查印的下落，若查訪出，咱就走；若查訪不出再走也不遲。」郭公曰：「目下廣東總鎮張河率領人馬在南寧府駐紮，五日內同河南巡撫張年兄人馬齊至溪山城下捉拿宋雷，必然要用此印。」石林說：「我必細訪細找，也不必去看那兵刃去，咱且去見那老賊再作道理。」商議已定，二人回至大廳，見了宋雷。宋雷問：「郭先生看過軍械否？」

郭公說：「看過了，實在齊整。」宋雷說：「天色已晚，我要回宮。」遂向石林說：「陳鬆，你在此陪著先生作伴安歇，明日再議論國事。」言畢回後宅去了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被難的梁小姐在東樓上終日淚如雨下，暗自悲痛。忽見丫鬟慌慌張張跑上樓來，口呼：「太太呀！我拾了一物。」梁小姐大怒喝道：「好一個丫頭根子！我原有言在先，不許以太太稱呼，今又如此呼之，令人可恨。」丫鬟說：「我忘記了，怒過奴婢罷！」梁小姐問：「你拾了何物來？」丫鬟從懷中掏出遞與小姐。小姐接來一看，是一錦囊，內裡原係一口印。梁小姐原是吏部侍郎之女，所以認識印信，卻說：「是一小方鏡。」丫鬟問：「怎麼照不出人影呢？」小姐說：「是未磨出光來，給我收存，候磨鏡子的來，令他磨光亮了，咱好使用。不曉你從哪裡拾的？」丫鬟回答：「在萬人坑旁拾的。」小姐問：「你往那裡做什麼去？」丫鬟見問，不由得潸然淚下，遂將他父親怎麼被宋雷殺死，拋在萬人坑內，奴婢一時得空去哭父親一場，以表父女之情腸。梁小姐聞言，伸手拉住丫鬟，問：「你也是被難女子！我且問你，你可有替父報仇之心否？」丫鬟說：「我有心替父報仇，但我也是女流，焉能報得了仇。」梁小姐說：「你既有心報仇，我也不瞞你，你所拾來那物，原是一顆印，不曉是哪一家大人前來私訪，將印掉在萬人坑邊，被你拾來。」

大約私訪的未走，咱若將印交與他，咱們的仇恨可代咱報了。」

不言二人講話，且言石林心中惦念大人那口印的下落，遂走出大廳，往後宅而來。見著一名丫頭，便問道：「你向萬人坑處去了？」丫頭說：「我未去，我見東樓上服侍梁太太的小成娃子去到萬人坑哭她父親去了。」石林聞言，來至東樓下等候小成娃子下

樓，向她要那印信。細聽樓上正說這印的來歷，聽了個明明白白，欲待上樓，心中暗想：「不好！若被人看見，報與老賊知曉，反為不美，不如暫且回廳。」

這郭公在廳中悶坐，見外邊月光照耀，如同白晝。走出大廳，見月光如水，復入廳中，在牀上連衣而臥。忽聞外面有腳步之聲，遂起身。見石林進來，遂問：「那印的下落怎樣？」

石林答曰：「雖有了下落，此時難以得手。」就將印之下落言了一遍。郭公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咱還得在此多待一天，還得將軍用心，若印得著，咱好離了此地，派軍拿宋雷，救梁小姐。」

商議已畢，一夜晚景無話。

次晨，忽聞鐘鼓之聲，管樂之音，就知宋雷出來，郭公迎接，以聖駕相尊。宋雷見先生如此尊敬，滿心歡喜，茶必同飲，飯必同食。茶飯已畢，復議論登基，怎樣興兵禦敵，郭公亦是隨機應變而已，這且不提。

再言梁小姐得了此印，心中盤算，若見了這位大人之面，把印呈獻，懇求報仇雪恨方稱奴心。算計已定，次晨見使女端了茶來，放在小姐面前。遂向成娃子口呼：「姐姐，你昨日去到萬人坑處，是你不是？咱府內陳大爺問我，我說我未上萬人坑那裡去，說你去了。我見他奔東樓來，不知所為何事？你可見著陳大爺否？」成娃子說：「未見著，有何事情？」使女說：「知不道！」言罷徜徉下樓去了。

梁小姐口呼：「成姐姐，你可認識這姓陳的否？」成娃子說：「我認得。他自從進府來，主人待他甚好，出入內宅無疑，與別的家將不同。大凡後宅若買何物，就著他去買，為何不認得呢。」小姐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將他喚來，我有話問他，若是老賊問你有何事，你就說我喚他買東西。」成娃子領命下樓，向前廳而來，問別的家將，皆言陳鬆在前廳伺候。成娃子聞言來至前廳，舉目一看，見眾家將兩邊排列，宋雷坐在正面。旁坐一位五十餘歲之人，頭戴一頂紅纓涼帽，身穿藍布衫，天庭飽滿，鼻如懸膽，精神百倍。陳鬆在一旁侍立，不知他三人議論何事。只聞宋雷稱呼那人為先生，那人呼宋雷是聖上，心中納悶，遂呼喚：「陳大爺，後宅令你買辦東西。」石林見成姐喚他，心知是為那口印而來，急忙稟明宋雷：「現有東樓上丫鬟前來喚我，不知有何事？」宋雷說：「速去快來。」石林答應：「是！」跟隨成姐來至東樓下，石林伸手說：「拿來給我罷。」

成姐說：「給你什麼？」石林問：「你喚我來做什麼？」成姐說：「是梁姑娘喚你有事相問。」石林說：「你請梁姑娘下樓。」成姐聞言上樓。不知怎麼回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